

臺灣地區大學暨獨立學院

圖書館館藏淘汰之調查研究

A Study of Collection Weeding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Libraries in Taiwan

黃靖斐

Ching-fei Huang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Social Sciences Materials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在各館逐漸重視館藏發展與經營管理的今日，圖書館確實有必要憑藉館藏淘汰來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並保持館藏的活力與生機，更進一步提昇館藏的使用率與對讀者的服務品質。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調查臺灣地區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之現況，並採用問卷法輔以電話訪談的方式搜集資料，配合統計套裝軟體SAS進行分析比較，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各圖書館提高淘汰效率、建立淘汰制度與政策之參考。

At the present age whe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management of library collections have been more emphasized it is really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pace limitation through library collection weeding so as to make collections vigorous and updat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the readers service quality.

The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e-of-art of collection weeding at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aiwan Area. Research data for such a study are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s and telephone interviews. An analytic comparison is made then with the SAS software package and some proposals are offered on the basis of the said study for reference by various libraries in raising their collection weeding rate setting up then weeding system and making their policy.

關鍵詞 Keyword

淘汰 館藏發展 館藏評鑑 大學圖書館 學院圖書館

Weeding, Collection development, Collection evalu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ge library



壹、緒論

論及館藏發展時，館藏量常是作為圖書館評鑑的指標之一，儘管沒有非常強而有力的理論研究顯示，館藏量大小與圖書館服務品質間呈現何種關係，但目前在討論圖書館最低限度館藏的觀念卻以為「大就是好」(Bigger is better.)^①；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圖書館館Durey曾指出，這「大就是好」的館藏發展政策正遭受到質疑，他說：「誰也不能否認質量並重的道理，但是『量』經常被誤導為『質』的同義字，在實際運作時，『量』常為業績成效的唯一量表。」^②。以我國圖書館界而言，雖然圖書館不願承認追求館藏量的增加是館藏發展的目標，但由於量化數字容易估算，且可以明顯表現出圖書館的成長，再加上資訊呈爆炸性遽增，及文教預算逐年增加^③等因素促使下，圖書館的館藏量持續不斷地快速升高，使得圖書館空間的擴充趕不上資料增加的速度，造成圖書館「書滿為患」的困擾。一個超出圖書館所能負荷館藏（指空間不能負擔），不僅整個瀏覽空間顯得擁擠不堪，而新舊藏書夾雜，更遑論能夠保持新穎性及適當性的要求，妥善地發揮服務讀者的功能。面對「空間不足」的問題，圖書館提出的解決方法大致如下^④：

一、建築新館或擴充舊館。

二、密集書庫。

三、發展特別藏書庫。

四、利用他種型態媒體（如：縮影資料、光碟等）取代印刷資料。

五、註銷、出售、交換或贈送。

第一項解決方案，是最能完整保存館藏、但也是最花費人力與金錢的方式，加上臺灣地狹人稠，為新館舍尋找適當空間實屬不易，況且，雖然在舊書中有所謂「金匱石室」之巨著，但終究是鳳毛麟角，若是為了保存一些過了時效的圖書

而興建館舍，未免捨本逐末；其他四項則是屬於館藏淘汰的範圍，它們都需要經過淘汰的過程選出欲淘汰的資料，再使用不同的方式（例如：送至密集書庫、使用其他型態媒體取代、註銷、贈送或交換等）來處理這些資料，與第一項解決方案比較，的確是更為經濟並有效的方法。

印度學者Ranganathan於著名的圖書館五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中曾經提及：「圖書館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The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⑤，這裡所謂的「成長」，從積極的觀點來看，是指圖書館為滿足讀者需求，蒐集各種資料，所以圖書館在正常運作情況下，館藏量必有增加之趨勢，而這種「成長」不應只是盲目的膨脹與擴充，更需有目標、有計畫地求長遠的進步，保持圖書館的生機；從另一個角度分析，由於讀者的真正需求難以完全掌握，圖書館多假設讀者可能的需求來建立館藏，而這依據假設的讀者需求所建立的館藏，難免會與讀者真正的使用情形有所差異，因此圖書館館藏中有未被讀者使用過的圖書也是正常的情况^⑥，這時圖書館除需修正館藏發展政策（採訪徵集政策），更要透過館藏淘汰將罕用或不再被讀者使用的圖書剔除於圖書館藏書空間之外，以便騰出空間來容納更新穎、且符合讀者需求的館藏；人有平凡偉大之別，圖書亦是如此，有用的書才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平凡的書和平凡的人一樣，精神和軀體同樣會滅亡，這些觀點在在說明書籍並不都是「千秋萬世，直到永遠」，也是可以被取代、被淘汰的，正如達爾文所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所以欲達到保持一新穎、適當館藏的目標，進而提昇使用率，促使圖書館建立館藏淘汰制度，已是迫在眉睫，不容我們緩步而行。

目前談及圖書館的經營管理，已逐漸將館藏發展視為重要課題，但對於館藏發展之重要環節



的館藏淘汰而言，在國內卻似乎缺乏一整體性的調查研究^①，這是促成本研究的原始動機，究竟目前臺灣地區圖書館進行淘汰的情形如何？圖書館對館藏淘汰究竟面臨一個怎樣的困境，使其將館藏淘汰視為畏途，而不敢輕言嘗試？本研究欲利用問卷調查探討目前臺灣地區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工作的現況，與其所面臨的淘汰問題，以期作為日後圖書館規劃館藏發展政策與館藏淘汰制度之參考，使館藏淘汰工作能真正落實於館藏，去蕪存菁，經由淘汰工作來獲得存新、存菁的空間，保持館藏的活力與生機，不致被無用的資料充塞而老化，促進使用率與服務品質的全面提昇。

貳、文獻分析

一、館藏淘汰對圖書館之重要性

隨著圖書數量的激增、知識更替速度的日新月異、與藏書空間漸顯不足，是否要進行館藏淘汰的問題日益顯得尖銳，使館藏淘汰已成為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相互配合的一重要課題。國內外許多學者曾對館藏淘汰下定義，例如Roy認為「淘汰」是：「將資料從圖書館或資料中心館藏剔除的行為。」^②；Mathews與Tyckoson將「淘汰」定義為：「從圖書館館藏中排除不再有用資料的過程。」^③；Sankowski視淘汰為一種能提供空間給新徵集資料並協調館藏偏頗的方法^④；而吳明德教授指出所謂的館藏淘汰可定義為將罕用、不堪使用或不再被使用的館藏予以註銷或轉移至他處儲存的一項過程^⑤，由於這個定義相當完整並與本研究的目的符合，故將以其作為本研究對館藏淘汰之定義。

每個圖書館都有自己的館藏發展目標，這些目標可能包括：支持大學院校的課程，支持教授、研究生或職員的研究工作，提供讀者成長學習的資訊及服務，或是成為保存文化資產的中心與

儲藏地；這些目標絕不會因為圖書館進行了館藏淘汰而無法達成，恰恰相反的是，館藏淘汰能提高檢索率，增進館藏的效益並降低保存費用，且在許多方面改善館藏的強弱和對讀者的服務，即使各圖書館目標有很大的差異，但都能同樣藉由淘汰工作，根據讀者的需求進行館藏控制而從中獲得利益^⑥。以下即綜合各家所言，探討館藏淘汰對圖書館的重要性：

(一)節省空間：

利用館藏淘汰來節省圖書館藏書空間，就是為其他更有價值的資料製造新的儲存空間^⑦。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所採用的零成長(zero growth on campus)政策^⑧，或是steady-state的概念^⑨，都是認為圖書館館藏的成長應該有個上限，到了某種程度就不應該無限制的擴張，以圖書館實際作業而言，也就是採購和淘汰圖書數量是相互平衡的，使館藏量維持不變^⑩，換言之就是控制館藏成長，運用館藏淘汰來節省藏書空間；但值得注意的，無論是零成長或是steady-state，都不應該僅限於館藏數量上的爭執，更應注重整體館藏品質的維護與對讀者服務的提昇。

(二)提供館藏強弱之訊息：

當圖書館進行淘汰工作時，會發現某些類別的圖書使用率特別高，某些類別的圖書被讀者使用的程度則較低，這就是藉由館藏淘汰工作提供給圖書館的館藏強弱訊息^⑪。此時，採訪單位即可以利用淘汰後所呈現的訊息來調整今後館藏發展方向，增加讀者感興趣且使用量高的圖書，並可考慮是否添購複本以應付讀者需求，自然而然就能提昇整個館藏的使用率；但採訪單位也要注意整個館藏的均衡性，不可因為增多某一類別的圖書而使整體館藏失之偏頗。

(三)可使館藏更具吸引力，並可提昇館藏的使用率：



由於利用館藏淘汰改變了藏書的成份，使現行使用率高的圖書在館藏中所佔的比例更大，以致於對流通發生了影響^⑮；若圖書館藏書看起來破舊不堪且讀者已經不再感興趣，儘管這些圖書有些仍還在使用，但圖書館讀者的總數在減少，每冊圖書的使用率平均來說是較低的；如果藏書讓讀者覺得更有朝氣且吸引人，而且他所感興趣的圖書在館藏中所佔比例較高，那麼讀者就會使用更多的圖書，進而使整體館藏的使用率提昇^⑯。要知道館藏的改善是提高圖書館使用的強大力量，尤其是當讀者體認到這種改善和變化對其有所助益時，這種力量的增強更是明顯。

四、剔除錯誤資訊，使讀者不受其誤導：

無論讀者到圖書館來找何種圖書資料，都希望其是正確無誤的資訊，而提供讀者最完善且最正確的資料也是圖書館員責無旁貸的義務；尤其像是百科全書、年鑑等參考性資料，每年不斷地都有更新的版本或補篇，館員應該比較舊版與新版間內容的差異，如果新版已經加入舊版所沒有的內容，甚至更新了舊版的資料，這時淘汰舊版書就是必要的工作，如此才不至於令讀者接觸到不正確的資訊，甚而誤導讀者得到錯誤的知識，使其無法獲得正確且新穎的資料^⑰。

⑤降低保存維護圖書的成本費用：

當館藏量增多時，圖書館必須增加儲存圖書的書架與空間，而購買這些新書架或圖書館空間的拓展（例如將原本不是書庫的空間改裝成爲書庫），都需要不少的經費^⑱；另外，修補舊書的工作亦需要費用，維護愈來愈多目錄的更新與增補維持目錄人力的成本也會增加，因此淘汰罕用或不堪使用的圖書能使圖書館節省保存館藏的維護費用^⑲。

二、淘汰標準

淘汰應與採訪一樣，是圖書館的例行工作，但淘汰比採訪更困難的是不容易制定出客觀、確

定且普遍符合各圖書館目的的淘汰標準。淘汰標準必須根據許多因素小心考量，例如圖書館的發展目標、館藏深度、館藏範圍及年代限制、圖書館所支援的學術計劃、與各方面的限制壓力（包括：讀者的反對、法令的限制、維持館藏數量的需要、與館員心理對淘汰圖書的障礙等等）；當衡量圖書內容好壞與使用價值時，實施淘汰的館員必須考慮該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歷史價值、其他版本或相類似資料的可獲性（也許是更新穎的版本與資料）、作品的時效性、是否被收錄在標準書目上、以及使用的頻率等等^⑳；以下就進行淘汰工作時所使用的淘汰標準綜合整理如下：

（一）以圖書外觀爲淘汰標準：

這是最爲圖書館所普遍接受且較無爭議的淘汰標準，但是當圖書館採用此項淘汰標準時要注意以下二點：1.要注意避免淘汰善本書；2.若有保存的價值，而且也無法再獲得新（版）書或購買複本，館員最好設法修補重印，以供讀者繼續使用。

（二）以複本書爲淘汰標準：

使用複本書作爲淘汰標準的圖書館，其館藏中每種藏書至少都會保留一本，所以大多數的圖書館館員對於淘汰複本的意見較爲一致；另外，內容相類似的圖書，也可用複本書淘汰原則來處理；若是因爲圖書館本身對複本控制不夠嚴謹而產生的不必要複本，自然也是淘汰的對象。

（三）以圖書內容爲淘汰標準：

若圖書館購買新版圖書以取代舊版書，此時舊版書就可予以淘汰，但舊版書內如有新版書沒有的珍貴資料，圖書館應將舊版書保留。此外，對於內容陳舊的書籍，所提供的資料往往與事實現況不符，甚至會使讀者接受錯誤的資訊，對於此類圖書，館方要特別注意經常加以淘汰。

（四）以資料類型爲淘汰標準：

雖然外型同樣爲圖書，但某些特種類別圖書



的淘汰標準有所不同^④：

- 1.舊版的商業指南與產品目錄，收到新版即淘汰舊版。
- 2.索引、摘要、書目等有彙刊本時，各期單本圖書即可淘汰。
- 3.年鑑保存最近十年，曆書保存最近五年的版本，其餘即可淘汰。
- 4.字典、辭典保留最新版本，舊版可淘汰。
- 5.百科全書如有新版，且內容可取代舊版，則舊版即可進行淘汰。
- 6.十年以上的普通教科書可予以淘汰。

(四)以圖書出版年為淘汰標準：

由於圖書出版後，內容自然會逐漸過時且失去效用，這時出版年也就成為淘汰圖書的一項準則，整體來說，出版年愈舊，圖書價值愈低，讀者使用次數愈少，因此許多圖書館就以出版年作為館藏淘汰的標準。

(五)以圖書使用率為淘汰標準：

利用調查圖書館使用率來作為淘汰之依據，必須經由嚴格控制的統計數據來得到圖書需要淘汰的結果，而大部分的圖書淘汰標準，雖以圖書使用為考慮衡量的原則，但和其他的淘汰標準一樣，仍需要靠專家或專業館員來判斷圖書淘汰與否，並沒有客觀且量化的數據作為輔助，這便是此標準受到爭議之處。因此圖書館在採用此淘汰標準時要非常謹慎小心，即使圖書在幾年內沒有讀者借閱流通的記錄，仍不能證明讀者對其沒有需求，而且其潛在的流通或瀏覽價值依然存在。

(六)對贈書的淘汰標準：

圖書館對於外界所饋贈的圖書，無論贈送者為其他圖書館、單位、或是個人，如果該贈書符合本館館藏的範圍與目標，自然要納入成為館藏的一部份，但如果是沒有使用或閱讀價值的圖書，即可將之淘汰。

(七)其他淘汰標準：

另外相關的淘汰標準如下舉例^⑤：

- 1.無版權而且有違反著作權法之虞的圖書。
- 2.已經辦妥賠書或賠款手續的遺失圖書可予以淘汰。
- 3.一套書中各單冊之使用情形或價值並不一致，如果某些單冊未被使用，應考慮予以淘汰，不必強求套書的完整性。
- 4.在採訪時因人員疏忽而造成購置錯誤的圖書，一旦發現此書對讀者沒有用處之時，就須予以淘汰。

(八)圖書的保留標準：

相對上述各種淘汰標準，還有一些是圖書館必須保留、不應該予以淘汰的館藏，這個保留標準，可以視為館藏淘汰標準相輔相成的另一面。以下是有關圖書的保留標準^⑥：

- 1.本校師生的論文及著作。
- 2.本校所出版之刊物。
- 3.絕版圖書。
- 4.重要的參考書籍，如：索引、書目等。
- 5.各學科的經典著作或代表作品。

三、大學圖書館的淘汰工作

大學圖書館解決空間不足問題的首要方案是淘汰罕用的資料，並將其註銷或移架備存；Rouse在調查研究結果發現116所學術圖書館中有60%（也就是70所圖書館）曾經施行過館藏淘汰工作，這些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節省藏書空間，而且其中學院圖書館較大學圖書館更傾向於使用淘汰來剔除罕用、破損不堪使用、或不再被讀者利用的館藏^⑦；但是Stueart卻指出大學圖書館其實在淘汰觀念上非常保守，與之相較於公共圖書館，除非公共圖書館其館藏發展政策的目標需支援研究使用，否則在公共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要比大學圖書館來得容易許多^⑧；Cogswell在1987年的研究發現雖然大學圖書館館藏空間已經面臨嚴重不足的緊要關



頭，而且一旦館藏數量愈大，館藏整體的維護費用就愈高，但是維持完整的館藏仍是相當普遍的觀念^②；由此可見，大學圖書館仍舊以人類知識的收集者與保存者自居^③；不過正因為淘汰工作在大學圖書館施行的困難重重，更突顯出館藏淘汰對大學圖書館的必須性與重要性，正如同Stuart所言，館藏淘汰是館藏發展管理計畫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卻也是今日圖書館面臨最敏感又矛盾的問題所在^④。

另一項解決空間不足的辦法為圖書館彼此間的合作儲存。著名的例子如美國芝加哥的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位於波士頓的New England Deposit Library、以及北加州大學系統圖書資料儲存所。其中New England Deposit Library與北加州大學系統圖書資料儲存所分別為二種不同的合作儲存典型，New England Deposit Library僅以儲藏各會員圖書館所淘汰的資料為主，合作的會員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與波士頓大學等圖書館，這些會員圖書館以分配區域的方式將各自欲儲存的淘汰圖書資料放置在分配的區域之內，無共同目錄也不共同管理，雖然各館館藏得以完整保存，但卻無法彼此交流運用^⑤；另一種合作儲存的方式為一獨立的汰書典藏中心，以北加州大學系統圖書資料儲存所為代表，這係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與其他幾所加州大學，共同出資建造一所新館，在這所新館內儲藏各自的罕用資料，與前者不同的是這些資料僅保留一份，也就是說從此這些圖書資料僅屬於這個汰書典藏中心，這項合作儲存的立意頗為良好，可以節省圖書館更多的藏書空間，但在今日圖書館重視館藏數量的觀念下，原有圖書館藏書數量的損失，仍引起教師與圖書館員的不滿^⑥。無論是利用淘汰或是合作儲存方案來解決圖書館藏書空間不足的問題，都必須經過館藏淘汰的過程來選擇欲淘

汰的圖書，為了達成館藏淘汰的目的，確實淘汰工作能夠徹底地進行，尚須有完善的計劃來作整體的配合；謹慎且仔細的淘汰過程是使館藏管理更有效率的基礎，一個成功的館藏淘汰需要詳盡的計畫與客觀的淘汰標準，而任何一個完善的計畫也都需要符合各館的館藏發展目標，這樣的館藏淘汰才能使圖書館的館藏作最有成效的經營。

四、新科技對館藏淘汰之影響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圖書館應用新科技來提昇服務品質已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除圖書館一般作業之外，新科技也可以運用在館藏淘汰方面，以下即從新科技媒體（例如：光碟、全文資料庫、縮影資料等）與自動化二方面來探討新科技對館藏淘汰的影響：

（一）新科技媒體對館藏淘汰之影響

1. 節省空間：

新科技媒體由於其容量特大，體積很小（不包括操作閱讀新科技媒體的機器，是指媒體本身而言），因此其能節省圖書館館藏儲藏空間是無庸置疑的^⑦；當圖書館進行館藏淘汰後，如有大量的圖書資料必須要以註銷方式來節省藏書空間，卻又考慮到讀者仍可能使用的情形之下，即可利用新科技媒體來轉存這些資料，使圖書館在館藏淘汰與新科技媒體相互配合下，達到淘汰節省空間及讀者仍可繼續使用的兩全其美結果。

2. 提昇圖書館服務品質：

目前無論是什麼事業，都會傾向以新科技來提昇企業的整体形象，圖書館自然也不例外，當讀者質疑館藏淘汰使圖書館館藏量減少之際，使用新科技媒體來取代被淘汰的紙本形式資料，可讓讀者感覺到圖書館的服務已不再侷限於人工作業，也會利用新科技來提昇服務品質、增加服務的種類與項目^⑧，如此一來，不但帶給讀者使用上的新鮮感，亦使讀者認為圖書館也在跟著時代的脈動前進。



3.館員接觸新科技可增加新知：

當圖書館決定使用新科技媒體來轉存淘汰後的舊紙本資料時，館員必須學習如何操作使用這些新科技媒體，以提供讀者更多樣化的服務^⑤，館員對新科技瞭解得愈多愈深入，就愈能在讀者心目中建立專業形象，如此一舉數得，可使館員對進行館藏淘汰工作更具信心。

4.使讀者更容易檢索館藏：

使讀者便於找到資料以提昇整體館藏的流通量與使用率，是館藏淘汰所要達到的目標，這與新科技媒體能使讀者更容易檢索到所需資料的功能不謀而合，因為新科技媒體強大的檢索能力，讓讀者可從作者、書名、標題、關鍵字、甚至全文資料庫的全文檢索得到其所需要的資訊^⑥。

5.使淘汰成本增加：

不管是光碟、全文資料庫、抑是縮影資料，都需要利用其他的設備以便讀者閱讀使用，而這些先進的科技設備對圖書館的成本來說，更是一項相當沈重的負擔^⑦，尤其是當圖書館的預算都已經花費在採購圖書資料時，更無法挪出額外的經費來提供這些昂貴的設備；即使圖書館供應這些設備，訓練操作設備的專業人員與維修的費用，又是一筆龐大的開銷^⑧，這使得原本就對館藏淘汰興趣缺缺的圖書館更是裹足不前，所以成本昂貴的問題，實在是阻礙圖書館應用新科技的一大隱憂。

□自動化對館藏淘汰之影響

1.減少館藏淘汰瑣碎的例行公事：

圖書館進行館藏淘汰時，有許多的前置作業是相當花費人力、物力與時間的，例如查核圖書複本情形、找出某一出版年的所有館藏^⑨等等都是相當瑣碎的例行公事；而當圖書館決定淘汰某些圖書時，更新卡片目錄與註銷財產記錄等善後處理方式亦是耗費人力，這對已經負責相當多工作的專業館員而言，的確是一大負擔；如今自動

化系統由於電腦強大的批次處理功能，這些作業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由電腦來完成，自然就減少並簡化繁瑣的淘汰工作項目，更可促進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的意願^⑩。

2.藉由流通統計掌握圖書使用

許多淘汰方法的基礎都建立在讀者對館藏流通使用的情形，以往圖書館計算讀者對圖書的使用率大多根據流通書後卡上的記錄，但是書卡上印記容易混亂且不精確（無法判斷讀者真正還書的日期）、而人工統計也較易發生錯誤，與這些缺點比較起來，自動化無異是圖書館更好的選擇，自動化流通系統具有統計讀者流通率的功能，更可依據讀者的類別（例如：各學院、教師或學生、與校內或校外等）、需要流通統計結果的時段而得到不同的統計報表，幫助圖書館作館藏淘汰的決定^⑪，此外，圖書館更可藉由自動化所提供的流通統計得知讀者使用圖書的訊息與館藏強弱之處^⑫，以便於日後作為館藏發展目標決策之參考。

3.方便列印淘汰圖書清單

自動化系統均會配備周邊設備，而圖書館可利用自動化系統批次處理或統計的功能，與這些周邊設備互相配合，便可對館藏淘汰產生更大的助益。例如自動化流通系統可與印表機配合列出待淘汰圖書清單與財產註銷清冊^⑬，不必人工一本一本本地抄寫，對圖書館進行淘汰工作來說更為便利。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為實際瞭解臺灣地區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之現況、及進行淘汰時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輔以電話訪談(telephone interview)之方式，蒐集相關資料，作為本研究



分析比較、歸納推論之基本根據。根據八十三年中華民國教育統計之數據資料顯示^④，近年來獨立學院數目增加快速，為使本研究問卷調查所得結果更普遍化並具代表性，故本研究對象係以目前（截至民國83年12月底）臺灣地區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不包括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軍警院校、或奉准籌設中之大學校院），共計五十九所，其中國立中興大學因其校區分別位於臺中、臺北二處，為求其二地校區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之異同，及與其他圖書館的差別，故分開成為二個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實際調查對象為六十所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本研究將受試者類分為公立大學圖書館、私立大學圖書館、公立獨立學院圖書館、與私立獨立學院圖書館四種類型，以便於日後統計分析。

二、調查實施

本研究於民國84年1月擬定問卷初稿，經過預試分析，修改部份內容，於84年2月11日定稿為正式調查問卷。由於本研究調查對象遍佈臺灣本島，為求時效性及提高回收率，本問卷調查於84年2月11日以限時專送方式寄出六十份問卷，並附上已貼郵資之限時專送回郵信封，藉此提高受試者回函之意願。本問卷收信人均為各圖書館館長（或單位主管），再請館長指派專人（曾進行過淘汰的館員）填寫，以增加本問卷之信度。至84年2月25日止，共計回收問卷35份，為補正有疑問之問卷資料，並再提高回收率，自84年2月27日起同時進行整理、查核，輔以電話訪談補正問卷資料及催繳或補寄問卷等工作。問卷回函所填答之資料經查核後發現填答明顯錯誤或空白者，均藉電話訪談追蹤補正之，若無法聯繫更正者則該項資料視作未填答處理。另外，因郵務問題未收到問卷者，再以掛號方式補寄十份。截至84年3月31日止，共計回收問卷56份，因本問卷最主要是調查各圖書館有無進行過淘汰工作，故

將基本資料欄與是否曾進行過淘汰工作列為本問卷之必備欄位，而所回收之56份問卷均符合已填寫必備欄位之條件，故將其全部列入本研究之有效回收範圍中，有效回收率達到93.33%。

肆、調查結果分析

一、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工作的情形仍不理想

就過去三年內（81-83年）曾進行過館藏淘汰的圖書館而言，淘汰次數在5次以下居多，也就是說圖書館平均每年對館藏淘汰1次左右，而這1次館藏淘汰的數量也並不多，對圖書館利用館藏淘汰來提昇館藏使用效益，並進一步加強讀者服務無太大幫助；而且，圖書館並沒有定期實施淘汰工作，這是因為圖書館多利用讀架或流通時進行淘汰，或是在圖書館自動化回溯館藏的場合施行淘汰，使每次淘汰的時間不定；此外，根據研究調查結果，沒有書面淘汰政策的圖書館仍佔大多數，訂定淘汰標準的困難與館方沒有定期實施淘汰的計畫，使制定書面淘汰政策的急迫性不受重視，是許多圖書館至今沒有書面政策的主要原因。因此整體說來，目前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實施館藏淘汰的情況並不理想。

二、圖書館多對破損、內容陳舊、或複本圖書進行淘汰

大部分的圖書館並未針對某些特定學科進行淘汰，而是以複本書、舊版書、或是不堪修補且破舊無法使用的圖書作為淘汰對象，這些都是圖書館選擇「其他」項目為淘汰學科範圍之主因；在淘汰標準方面，根據研究結果，殘破程度（平均分數為4.29）、內容陳舊程度（平均分數為4.08）、與該書是否有複本（平均分數為3.81）等三項因素的平均分數最高，也就是圖書館認為此三項淘汰標準對某書應否淘汰的影響最大；故綜合圖書館淘汰學科範圍與淘汰標準的調查結果發



現，破損不堪修補、內容陳舊、或多餘的複本圖書是圖書館實施淘汰工作的主體。

三、圖書館最常以一個單位主導，其他單位配合的任務分組方式來進行館藏淘汰

在淘汰任務分配方面，圖書館最常以一個單位主導，其他單位配合的任務分組方式來進行館藏淘汰，主導單位通常由典藏組擔任，其次則為流通閱覽組，因為此二者是最能掌握圖書館館藏在館內館外使用情況的單位，故由其主掌淘汰工作較能瞭解讀者需求所在；而綜合其他單位對主導淘汰單位的配合事項，如下所述：

- (一)採訪／錄組：對破損、陳舊圖書再購置新(版)書，註銷圖書登錄。
- (二)編目組：註銷書目紀錄，書目檔加註。
- (三)系統資訊組：刊登汰書期間閉館公告讀者配合事項。
- (四)期刊組：期刊複本、合訂本報紙之淘汰。
- (五)典藏組：處理館藏記錄之更正，向學校保管組提報毀損。
- (六)流通閱覽組：提供讀者使用率及需求意見，製作待淘汰書目清冊。
- (七)參考服務組：參考工具書、研究報告及小冊子的淘汰。
- (八)特藏組：無配合事項。
- (九)視聽資料組：有關視聽資料的淘汰薦購。
- (十)總務行政組：配合學校財產記錄的更正，將經核准淘汰圖書送紙廠銷毀。

四、圖書館對複本書的控制有待加強

正因為以複本書為淘汰標準可使館藏中每種藏書都至少保留一本，故執行淘汰的館員對於淘汰複本的決定較無分歧的意見，而導致複本書的淘汰在圖書館的淘汰工作佔有很大的比重；就館藏淘汰促進館藏發展的目的而言，淘汰複本書是館藏淘汰必需但非主要的工作，淘汰複本書的工

作一旦增加，無論這些複本書是圖書館自行採購入館或是其他單位所贈送的，都表示圖書館館藏中有許多不必要且多餘的複本，亦是圖書館對複本的控制不夠嚴謹，衍生出的問題包括圖書館的採訪徵集制度可能有缺失、館藏目錄編排有所錯誤以致複本書的資訊無法集中一處、或是書目資料庫不夠完整等等，這都會使複本增加的機會變多，因此加強複本書的控制，無論是對館藏淘汰抑是館藏管理都有相當的幫助。

五、教師多參與對待淘汰圖書做最後審查的淘汰工作

圖書館會同教師參與淘汰工作時，教師參與的項目多為「對待淘汰圖書做最後審查」，這是因為圖書館考慮到相關學科教師具備專業知識之背景，可以輔助淘汰館員對待淘汰圖書作淘汰與否之審查；另一個考量因素就是館員較缺乏該學科的專業知識，無法明確地決定那些圖書內容不合時宜必須淘汰，或是有其他的新資料可取而代之；雖然圖書館淘汰館藏時應該考慮各系教師的意見，而教師的參與也是影響淘汰工作可否順利進行的因素，但這也顯示了圖書館館員需要加強其他學科專業知識的背景，以提昇館員的專業地位。

六、圖書館彼此之間並未有合作儲存的關係

在圖書館合作儲存方面，根據研究調查結果，除未填答問卷的圖書館外，所有的受試者均未曾參加過館際合作儲存，不參與的原因是「無前例可尋」，其次的原因則為「合作儲存牽涉到各館財產問題」；由這兩項原因可以得知，館員仍有「圖書為財產」的觀念，基於保管財產的角度，若與其他圖書館共同存放淘汰圖書，如何達到公平原則還需要深入地磋商協調及訂定原則與規範，而從未有圖書館進行過合作儲存以致無前例可尋更是圖書館不敢冒然從事這項館際合作的最



主要因素。

七、光碟是圖書館轉存印刷資料的首要選擇

在眾多新科技媒體中，圖書館多選擇光碟來轉存印刷資料，是因為光碟具備體積小、容量大與保存方便等優點。若考慮到長久使用，由於電腦的發展日新月異，產品汰舊換新速度相當驚人，光碟的舊型產品有可能不再販售甚至新型電腦已無法讀取使用；但就縮影資料而言，只要保存環境良好且媒體本身沒有損壞，其閱讀方式至今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圖書館在選擇新科技媒體時，還要考慮該產品的長久使用性及未來發展性如何。另外，圖書館會考慮以新科技媒體來儲存資料的確是受到空間不足的影響，要利用新科技媒體儲存容量大與保存容易的特點來節省館藏空間。而圖書館不選擇新科技媒體來轉存印刷資料的原因則是認為費用太高，如果利用新科技媒體來儲存印刷資料將不符合成本效益。

八、圖書館自動化精簡館藏淘汰工作

就圖書館自動化對淘汰工作的影響而言，圖書館認為自動化系統助益最大之處是可幫助圖書館查出複本書的資料，以便圖書館要淘汰複本時很快就能得到需要淘汰的結果；其次則是圖書館可藉由流通統計掌握讀者閱讀興趣，瞭解館藏強弱之處；另外，由於電腦本身具有批次處理的功能，使館藏記錄修改更容易，不必浪費人力從各種目錄中抽出卡片再分別註記排檢；另外，自動化可連接印表機，更便利圖書館將淘汰圖書列印成清冊，以作為報廢財產的依據；若圖書館要追蹤以往的流通記錄與淘汰情況，也可以由自動化系統中得到資訊；總而言之，圖書館自動化簡化了淘汰的工作內容，並提供淘汰館員更多可資利用之資訊。

九、圖書館傾向以「建築新館或擴充舊館」方案取代館藏淘汰

圖書館為保持館藏的完整性，都傾向於以「建築新館或擴充舊館」為館藏淘汰的替代方案，就目前圖書館整體評估成長空間尚可使用年限為10年，即使圖書館認為「建築新館或擴充舊館」是替代淘汰的最佳方案，但臺灣地狹人稠，土地取得十分不易，要如何選擇適當的館舍地點與經費的考量都是棘手的問題，且無論是建築新館或擴充舊館都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能否正好銜接到空間成長飽和的時期，值得圖書館再評估考慮。

十、圖書館不會因為「註銷手續煩瑣」或「書是花錢購買捨不得淘汰」的因素而降低淘汰意願

經由調查結果顯示，「註銷手續過於煩瑣，降低淘汰意願」（平均分數為2.90）與「書都是花錢購買，捨不得淘汰」（平均分數為2.55）這兩項因素的平均分數都低於3分，表示圖書館並不同意會因這兩項因素而阻礙淘汰工作的進行。

伍、建議

一、落實館藏淘汰，制定書面淘汰政策

本研究結果顯示目前圖書館擁有書面淘汰政策的比例仍偏低，一次成功的館藏淘汰，必有明確的書面淘汰政策為其遵循之基礎，而一份完整的書面淘汰政策則必須包含且明訂的項目為：圖書館的目的、館藏發展方向、各學科範圍淘汰定義之說明、使用之淘汰標準與淘汰方法、進行淘汰之時機、淘汰間隔時間、任務分配方式、淘汰圖書最後核可者由誰擔任、淘汰圖書處理方式與其他問題處理方式（例如：對讀者使用已淘汰圖書的處理方式）等。此外，淘汰政策宜配合圖書館與讀者之需求，由於各館發展目標及所處情況的不同，使各館之淘汰政策亦不相同，在有限的人力、財力之下，淘汰政策需靠全體館員深思；訂定與組織（即圖書館）目標相契合且思慮周詳



的淘汰政策，圖書館即可根據此政策對館藏作最有效率的管理。

二、成立汰書典藏中心，建立圖書館合作儲存觀念

任何一個圖書館不可能藏盡天下所有圖書，何況是罕用、不再被使用的書籍，更不必佔去有用圖書的空間；對於那些圖書館不願註銷，又無處放置的待淘汰圖書來說，建立圖書館合作儲存觀念，成立淘汰圖書典藏中心，是解決這項問題的最佳方式，例如美國芝加哥 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最初成立時，即以儲藏各會員圖書館的罕用資料為主要目的^⑥。合作儲存可以下列二種方式進行：

(一)設立一典藏中心，統一處理各館淘汰之書籍：

成立一專門收存儲藏淘汰圖書的中心，將各圖書館罕用或不再使用的資料，納入此處管理系統範圍之內，當這些圖書資料移入之時，不管其原來屬於那一圖書館，僅只保留一本，其餘均予以註銷，也就是再作一次淘汰，換言之，從此這些資料將只屬於這個淘汰圖書典藏中心，而不再與原來的圖書館有任何關係，此一合作儲存方式的優點為相當節省各館儲存圖書的空間，並可利用此淘汰圖書典藏中心流通並交換各館圖書資料，但以今日圖書館重視館藏數量的觀點來看，造成原有圖書館館藏數量的損失將是阻礙此方法被採用的最主要因素。

(二)租用一適當場所，收藏合成儲存圖書館所淘汰的書籍：

將有共同需要合作儲存的圖書館集合起來，募集經費租用或建築合作儲存場所，並分擔往後的維護費用；在此場所內依參與圖書館同意的方式分配儲存區域，每一合作儲存圖書館可將其罕用或不再使用的圖書資料放置在分配的區域內而彼此互不干涉，亦無共同的目錄，僅在各圖書館

的目錄中記錄圖書的館藏地，此方式的優點是圖書館的完整館藏得以保全，且在讀者要使用已淘汰圖書時仍可在此尋獲，但圖書館總館藏數量並未減少，且又不能館際間彼此交流、相互借閱，只是再換另一館藏地儲存而已，對於節省整體的藏書空間並未有太大助益。

三、修改財產管理辦法，將圖書淘汰予以合法化

在館藏淘汰面臨的問題方面，將「圖書視為財產」一直為圖書館所詬病，許多圖書館將淘汰工作視為畏途而不敢輕易嘗試的原因，多半是由於法令的限制使得圖書註銷困難，讓淘汰工作難具成效，更影響整個圖書館的服務品質。長久以來，圖書館因為「圖書視為財產」而無法大刀闊斧的執行淘汰工作，因此當今之計，應檢討對淘汰工作有鉅大影響的法規，修改財產管理辦法，建立規範，將欲註銷之殘破、陳舊、或使用率低的圖書財產價值估算規則化，以便申報程序的進行，且明文規定每年允許淘汰報廢的比例，將圖書淘汰予以合法化，並聯合圖書館界的力量，監督立法機構儘速通過相關的法案，以確保圖書館的服務品質權益。

四、將淘汰列入圖書館評鑑項目之中

就如同將館藏量列入圖書館評鑑標準一樣，淘汰也可列入評鑑項目之中，如此一來圖書館對於實施館藏淘汰將和增加與維持館藏數量的重要性一視同仁；同時，可由此評鑑中比較各館實施淘汰工作後提昇館藏使用的效益如何，以增進各館對館藏淘汰的熟悉度與增加進行淘汰工作的技巧，並落實館藏淘汰在館藏發展的地位。

五、加強圖書的管理控制

從研究結果得知，圖書館多以複本書作為淘汰主體，可見得圖書館對複本書的控制並不嚴謹，以致於給人淘汰就是專指複本書淘汰的印象，因此，要使圖書館每一筆資料的記錄都獲得良好



的管理控制，每一筆資料都應該可以檢索到其是否存在於圖書館內，無論是電腦資料庫或人工卡片目錄，都務必求其資料庫之完整性。另外，淘汰與採訪一樣是對圖書的價值判定，所以淘汰也有人稱之為「反選擇」，無論是選擇徵集圖書資料進入館藏，或是淘汰圖書資料剔除館藏，都應該給予相同的重視，所以，若在採訪徵集時就加強對圖書的管理控制，將使日後的淘汰工作進行得更為順利。在圖書使用的管理上，技術和讀者服務部門要在淘汰工作上作雙向的溝通，且此溝通必須是一致的、有恆的、且具有時效性的，要知道圖書館是整體性的合作經營，絕非獨立地由各單位自行解決問題而分化了團結的力量。

六、提昇館員的專業學識能力與讀者服務觀念

淘汰工作需要由專業館員來進行是無庸置疑

的，但館員缺乏專業學科知識，以致於不能判斷專業圖書能否淘汰，而且館員對於館藏淘汰促進館藏發展也沒有全盤的體認，造成館藏淘汰仍無法成為圖書館正常運作管理上之環節，也是目前館藏淘汰無法發揮效能的瓶頸所在。宜導館藏淘汰的理念，全面加強館員在職訓練，培養其專業科目之學問知識，並從館藏淘汰實務工作中獲取經驗與執行能力，進而提昇服務讀者的觀念，使其不再是口號，而真正落實在實務工作上，尤其在館藏淘汰上表現出館員的專業，讓讀者瞭解館藏淘汰的目的與意義。如今正是圖書館在服務與專業形象上求創新表現的最佳時刻，若館員能利用館藏淘汰來降低圖書館成本，更提高原有的服務效率及館藏使用率，相信讀者定會支持館藏淘汰工作，而且成效自會顯現在讀者的讚美聲中。

註釋

- 註①：沈寶瓊，「略論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閱讀部份有關文獻後的初步認識」，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9卷3期（民國81年3月），頁2。
- 註②：Peter Durey, "Steady State and Library Management," in Steady-state, Zero-growth and the Academic Library, ed. by Colin Steele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8), p.68.
- 註③：同註①，頁4。
- 註④：何光國，「論館藏控制」，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5期（民國75年12月），頁107。
- 註⑤：F. W. Lancaster, If You Want to Evaluate Your Library..(S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8), pp.8-11.
- 註⑥：Allen Kent et al, Use of Library Materials: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tudy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9), pp.10-13.
- 註⑦：吳明德，館藏發展（臺北：漢美，民國80年），頁224。
- 註⑧：Loriene Roy, "Does Weeding Increase Circulation? A Review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Collection Management, 10(1988), p.141.
- 註⑨：Eleanor Mathews and David A. Tyckoson, "A Program for the Systematic Weeding of the Reference Collection," The Reference Librarian, 29 (1990), p.129.
- 註⑩：Andrew Sankowski, "The Challenges in Developing Academic Library Collections," Catholic Library



World, 586 (May/June 1987), p.272.

註①：同註⑦，頁198。

註②：Stanley J. Slote, Weeding Library Collections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1975), p.28.

註③：Joseph P. Segal, Evaluating and Weeding Collection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Public Libraries: The CREW Method,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0), p.4.

註④：Jay K. Lucker, Kate S. Herzog, and Sydney J. Owens, "Weeding Collections in an Academic Library Syste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ience & Technology Libraries, 6 (Spring, 1986), p.13.

註⑤：同註①，頁6。

註⑥：John Dean, "Growth Control in the Research Library," in Steady-state Zero-growth and the Academic Library, ed. by Colin Steele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8), p.98.

註⑦：同註⑤。

註⑧：Asa Wynkoop, "Discarding Useless Material,"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7:1 (April, 1911), p.53.

註⑨：同註⑧。

註⑩：Gladys Allison, "Suggestions on Discarding," Illinois Libraries, 20:12 (December, 1938), p.55.

註⑪：Charles W. Eliot, "The Division of a Library into Books in Use, and Books Not in Use, with Different Storage Methods for the Two Classes of Books," Library Journal, 27:7 (July 1902), p.55.

註⑫：同註⑦，頁200。

註⑬：Jutta Reed-Scot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Weeding Program," Collection Management, 7:2 (Summer, 1985), p.61.

註⑭：參閱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藏淘汰實施要點，第七條第6項；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淘汰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一項第2款；Stanley J. Slote, "An Approach to Weeding Criteria for Newspaper Libraries," American Documentation, XIX (April, 1968), pp.168-172.

註⑮：參閱國立政大圖書館館藏淘汰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二項第1款第3目。同註⑦，頁208。

註⑯：William A. Katz, Collection Development: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for Librari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0), pp.76-77.

註⑰：Roscoe Rouse, "Within-Library Solutions to Book Space Problems," Library Trends, 19:3 (January 1971), p.300.

註⑱：Robert D. Stueart, "Weeding of Library Materials: Politics and Policies," Collection Management, 7:2 (Summer, 1985), p.48.

註⑲：James A. Cogswell,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on Management Func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ies,"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13:5 (November 1987), p.270.

註⑳：同註⑱，p.43.

註㉑：同註⑳，p.47.

註㉒：Susan K. Martin, Library Networks, 1986-87: Libraries in Partnership (White Plains, N.Y.: Knowledge



- Industry Publication, 1986), p.14
- 註③：同上註。
- 註④：同註③，p.52。
- 註⑤：Richard P. Hulser, "Weeding in a Corporate Library as Part of a Collection Maintenance Program," Science & Technology Libraries, 6 (Spring 1986), p.8。
- 註⑥：同上註。
- 註⑦：Fremont Rider, The Scho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search Library (New York : Hadham Press, 1944), pp.10-13。
- 註⑧：John Arfield, "Pruning, Weeding and Grafting : Strategies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Library Stock," Library Mangement, 14(1993), p.14
- 註⑨：Loriene Roy, "Weeding" ,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 Marcel Dekker, 1994), v.54 supplement 17, p.388。
- 註⑩：Scott Seaman and Donna DeGeorge, "Selection and Moving Books to a Remote Depository : A Case Study," Collection Management, 16:1 (1992), p.140。
- 註⑪：Robert N. Broadus, "Materials of History : Saving and Discarding," Collection Building, 10 (1989), p.4
- 註⑫：Robert Allen Daugherty, "System Statistics from the Library Computer System (LC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cquisitions : Practice and Theory, 4 (1980), p.71。
- 註⑬：同上註，p.72。
- 註⑭：同註⑬，p.9。
- 註⑮：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民國八十三年（臺北：著者，民83年），頁XII-XIII，2-5。
- 註⑯：Mary Duncan Carter, Wallace John Bonk and Rose Mary Magrill, Building Library Collections, 4th ed. (Metuchen, N. J. : Scarecrow, 1974), p.322。

